

刘晓路 著

世界美术中的 中国与日本美术

广西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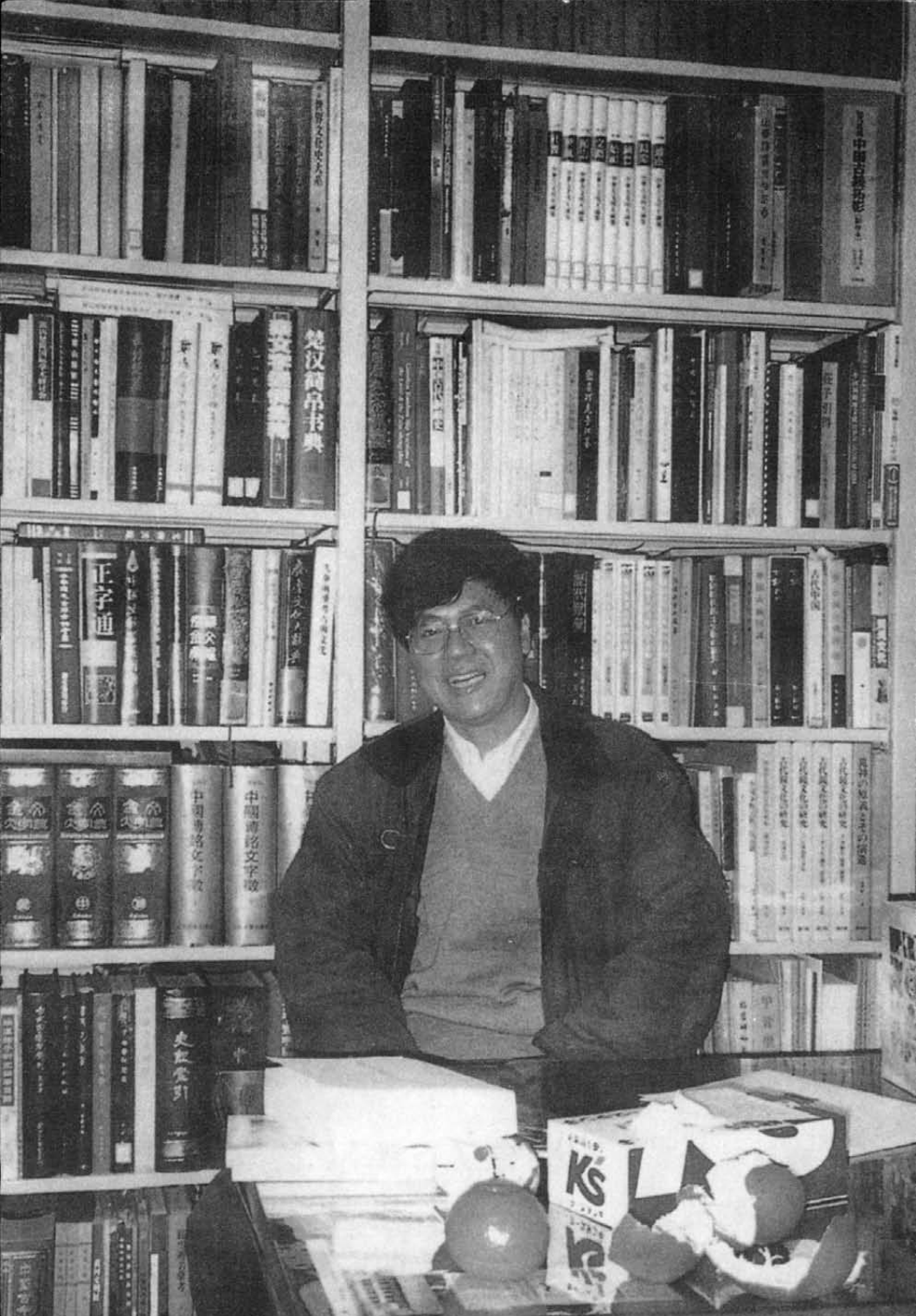
广西美术学院

世界美术中的

中国与日本美术

刘晓路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晓路(1953—2001), 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1984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 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责任编辑,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硕士和博士导师, 兼任中国书画鉴定研究室研究员、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外国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日关系史学会和日本东方学会会员。曾作为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访问日本、美国、韩国。长期从事中国和外国美术研究, 同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和外国美术教学, 擅长比较方法, 出版有30余部著作, 发表500余篇论文, 共700万字。主要著作有:《日本美术史》、《20世纪日本美术》、《日本美术史话》、《中国帛画与楚汉文化》、《春秋战国艺术史》、《秦汉绘画》。主编有:《世界美术教育文库》、《五代两宋美术》、《外国美术史话丛书》、《世界美术品读画库》等。

目 录

民族情调之美

——论东山魁夷的风景画艺术 1

从沉寂到奋起的明治时期洋画 24

新日本画运动

——论明治时期传统绘画的变革 51

京都画坛：日本近代绘画的一个侧面 72

两个时代的交替：论战后日本画 92

世界潮流和民族源泉的汇合

——战后日本美术的大趋势 116

吴昌硕和富冈铁斋

——中日传统绘画在近代大变革中的不同走向 143

芬诺洛萨热爱的东方艺术

——从《美术真说》到《东洋美术史纲》 160

大村西崖和陈师曾：

近代为文人画复兴的两个异国苦斗者 175

从中国风格到日本主义：东西方视线的交错 194

各奔东西：纪念近代留学东洋和

西洋的中国美术先驱们 213

档案中的青春像：李叔同和东京美术学校 241

可染和魁夷：现代东方山水画和

风景画的新视角 266

青春的上野：李叔同与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同窗	279
中日油画发展的不同道路	291
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324

民族情调之美

——论东山魁夷的风景画艺术

一 沁人肺腑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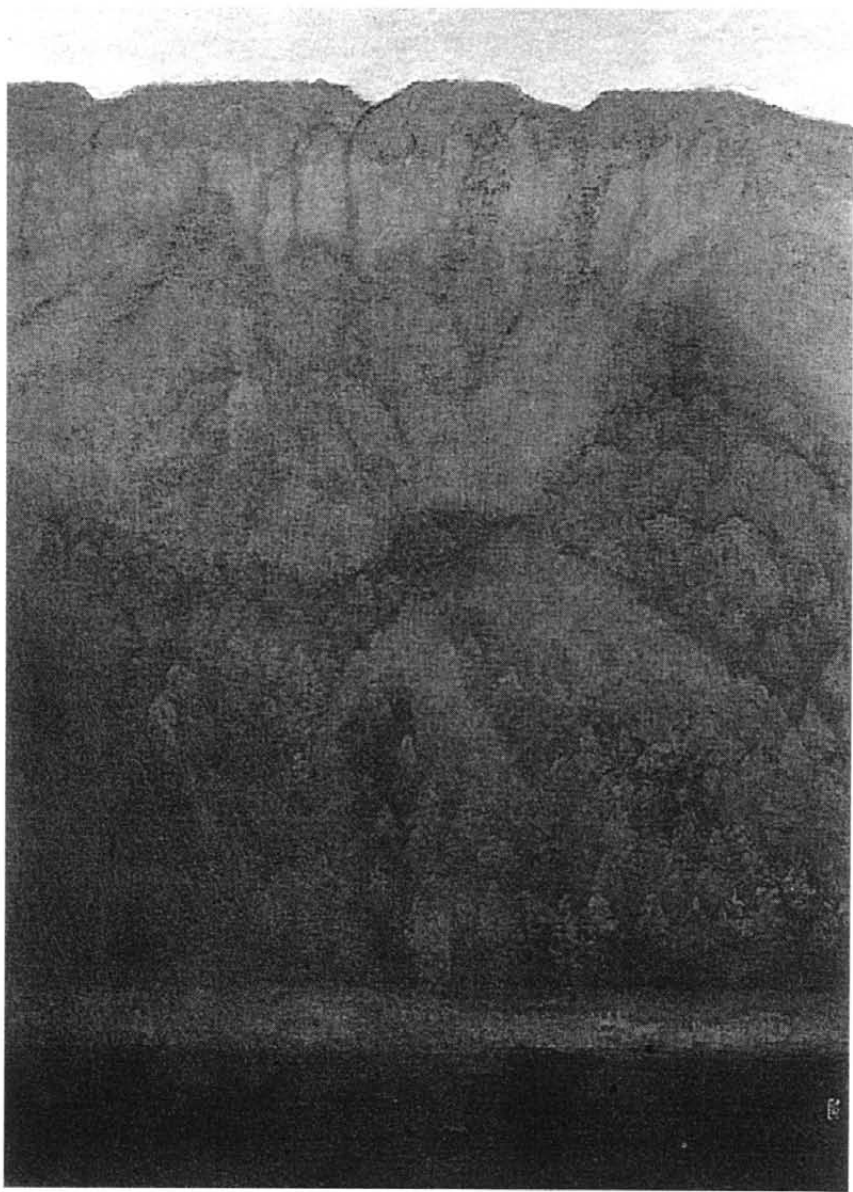
倘若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二者的巧合不会引起任何感动。花儿由于其可能凋谢才更显示出生命的光辉。在感到花儿美好的心灵深处，我们一定会在无意识中不由得彼此珍惜自己的生命，感到在这茫茫世界的短暂生存期间能有缘相遇的喜悦。^①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绘画艺术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当今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爆炸的岛国，却有一位画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这一问题。他似乎远遁喧嚣、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醉心于“没有现代文明污染”的纯静的高原、大海、小草、片叶、碎石……

1983年下半年，日本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民意测验——“我最喜欢的现代日本画家”。他——东山魁夷以最高票数遥遥领先。今天，艺术世界荣枯盛衰，瞬息万变。东山的艺术长达40余年不衰，爱好者有增无减，从而证实了已故诺贝

^① 东山魁夷：《一片树叶》。



晚照(150cm × 109cm) 东山魁夷 1954年 纸本着色 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

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信念：“东山的风景画大概是最永恒的现代绘画了！”^①

这是为什么呢？

或曰画中充满诗意，或曰画中蕴涵哲理。

不错，东山的风景画中诗意葱茏，哲理深邃，这是其特色之一。但具有这种特色的画家何止东山一人？仅此怎能说明东山的风景画何以独能沁入人的灵魂？

“日本人感到东山的画将日本的自然融化其间，见出民族心情。他们读画，往往被恬静的安谧所慰藉，被清纯的慈爱所温存”。^② 绘画是世界性语言，不须翻译也能被各国人们所理解。日本人迷醉的东山风景画，同样会拨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因此，东山风景画的无限魅力，来源于它所独具的日本民族情调之美。

民族情调之美的内涵是由日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诸因素凝结成的最高审美范畴。不特东山，我们读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雪舟的水墨山水画、松尾芭蕉的俳句、川端康成的小说，不也同样感到它的存在吗？这里不谈民族情调之美的共性，而是探讨它的个性——即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即东山风景画中的“这一个”。

① 川端康成：《东山魁夷》。

② 川端康成：《东山魁夷》。

二 流转东西南北

一出生，我就成长在东西方的交接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对故土的眷念，就是我的宿命。^①

我时而来了，时而去了，没有应具的常居之世、常住之地、常安之家。只有流转无常，才是生存的标志。^②

东山魁夷的祖籍是濑户内海的一个小岛。祖父在明治维新前的风急云涌年代来到江户谋生，父亲后来在横滨成了渔具商。1908年，东山生于横滨，于神户度过少年。当时随明治初期的门户开放政策，横滨和神户已由小渔村暴发为日本最大的两个海港。云集的外轮、满街的洋人、盛开夹竹桃花的欧式白栅庭园……异国之美充满少年东山的身边。古街上则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每逢佳节，家家户户张帷幕，挂灯笼，敷毛毡，立屏风，亲切的民族情耳濡目染。血统和民族的遗传、环境和风土的感化，对东山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学——最富于幻想的时代来到了。东山爱好本民族的文学，在美术上却对西方的更感兴趣，对于音乐则完全倾倒在西方。中国的美术青年也都有相类似的经历——对于东方艺术的理解，修养重于直觉。东山偶而也对奈良古佛、障屏绘持有好奇，但激动这个中学生的，还是西方美术。东方画人传不能诱惑年轻人，只有像米开朗基罗、罗丹、凡·高、

① 东山魁夷：《故土恋》。

② 东山魁夷：《风景开光》。

高更、毕加索等人的传奇性经历才是震撼人心的。

东山的家庭环境及社会关系均与艺术无缘,当他成为画家时,翘首于油画是理所当然的,对西方的倾倒至今仍伴随着他。1926年,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时,命运却将他安排在日本画系。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当时的日本画系主要受结城素明和松冈映秋两位教授的影响。结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满腔热情地大声疾呼从国际视野引导日本画的新发展;松冈则精神百倍地鼓吹从新古典主义立场推进传统大和绘的技法。东山从这两位观念相反的指导者那里接受到同样热诚的教育,心中则另有磁针。

1931年,东山一毕业就打算实现宿愿——去欧洲,不是作一般的美术旅行,而是生活几年。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主义,世界美术的中心在法国,但东山更崇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主义。不过,东山首先选择的却是德国。出于对音乐和歌剧的热爱,他倾心歌德、席勒、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施特劳斯的魅力,更由于那里是哲学的理性王国,康德、黑格尔,对他也是心仪已久。有人劝说:作为一个日本画的学生,接触西方文化,体验西方生活,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在矢代幸雄、结城素明等名教授的坚决支持下,东山赖以成行,从“日出之国”来到日落之地。

欧罗巴大陆上正风靡着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流派,东山却一头扎进柏林大学哲学系,间或巡游于各国博物馆寻觅西方的古董。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美术的熏陶,孕育了他以后创作中的深刻哲理和稳健方法。

战后,欧美文化再次倾入日本。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康定斯基的现代派大师的展览接二连三在东京举行。自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受到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日本艺术家又面临着一次抉择：是否再次脱亚入欧？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人变大了，人们可以从世界的高度鸟瞰本国艺术的特点。大量引进西方艺术却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艺术家的视线重新转向日本美的传统。如何赶上世界潮流，使日本画现代化？这一课题被时代推出。

西方文化对东山的深刻熏陶，使他对战后的西方潮流并不感到突然。他一次又一次去欧洲，或写生，或考察，接受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流派的洗礼。对于激进的、全新的艺术观，他不是马上做出反应，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环境和历史来检验。时间飞逝，新陈代谢，新鲜者为何物？对东山来说，更有兴趣、更切实的是艺术家本身应如何。深究之，归结为：日本的美是什么？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本民族的艺术，或须欲扬先抑，否则欲速而不达。暂时抛开它，专注于研究西方艺术，蓦然回首，会惊奇地发现本民族艺术之美、令人销魂的美。“人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①。借鉴西方艺术，然后认识民族艺术之美，这正是东山的道路。

东山流转东西南北。所谓东西南北，在这里有多层意思。首先指他的足迹遍及东西方各国；其次指他的兴趣涉及美术、文学、音乐、哲学等学科，他的吸取面包容东西古今；而且他的画题也取自东洋、中国、西欧。东洋风光有北海道的严峻冷寂和九州的温柔湿润之别，中国风土有黄山云雾、扬州柳絮、桂林明月之异，西欧风景则有莱茵河的古堡和阿

^① 刘昼：《新论·贵言》。

尔卑斯山的森林湖泊之分。

追求日本情调之美，是东山流转东西南北的目的。他试图以眼睛和心来说话，不仅是无言地通过绘画作品，而且还通过思维将模糊的感觉语言固定下来。至今，他已出版了100多本画集，另外还有20多种论文集。作为一个艺术家，感觉无疑是重要的，但东山认为：仅凭感觉还不能深入艺术境地，思维是感觉的深化，是最深沉的感觉。

三 走向风景画之路

我活着，与野草一样，也与路旁的小石一样。①

准确地说，我，与其说是生存，不如说是被生存，被作为日本画家，被作为风景画家。这种外力应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②

外表上看，东山魁夷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深沉寡言，只有面对他的画、他的文，才能体会其丰富的内涵。他的心灵深处有隐忧。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苦恼。懂事起，忧恻的眼睛就映入惨淡的人生：自幼病魔缠身，兄弟早亡，父亲破产，艺术上的不顺，战争的摧残。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在他那不见于外表的内心深处翻滚着漩涡。

不知他怎样从悲惨的命运中抓住生命之光？他没有倒下，像日本的男性一样坚忍不拔。“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这句肯定一切的名言，无形中构成他的精神根基，

① 东山魁夷：《风景开光》。

② 东山魁夷：《风景开光》。



秋径 东山魁夷

继而发展为精神支柱。凭借这一支柱，他立于岛国的风景中。

1935年秋，东山从大西洋彼岸回国。船在大洋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终于滑入濑户内海的怀抱：寂静的海面，水波不兴，群岛为绿树遮蔽，片片田畦，从海滩延展到山上，形成急倾的斜坡，散落的茅草农舍融入油绿之中。“真是绿的世界啊！”这个黑格尔的信徒不由动情感叹道：“多么优雅宜人的

天然组合!”^①天蓝,海蓝,但不是地中海的钴蓝或普鲁士蓝,而是石青、石绿这一日本画颜料的色感。花岗岩质的小岛掩映于繁茂的松林下,像浓抹一笔笔石绿。空气爽朗,湿润而带清甜。东山第一次感到日本的风景竟是如此之美。他放弃了东京美术学校的教职,长年累月步入荒无人烟的北国高原,凝神倾听着天色、山姿、草木、昆虫、碎石的呼吸。

1937年,远东被战争推入罪孽的火海,东山来到被称为“八岳之美”的青森高原。这里似乎远离战争的阴霾,纯净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一年之中,他去同一场所达十数次之多;以极微妙的“感发之心和契合之情”凝视着熟识的一草一木随季节变化的千姿百态。

严冬早应过去,高原上的春天却姗姗来迟。赤岳、权现岳被遍身的残雪弄得支离破碎,只有落叶松林萌发出黄褐色的芽。寒风吹过,忽见一根经年的茅草在颤抖——真是不可思议:漫长的暴风雪季节,粗壮的松枝都被折断,纤弱的草茎居然还傲然挺立。

春天来了,万物萌新,胭脂红、藤黄、粉绿、翠绿、银、金,汇成彩色的交响乐。开着白花的小梨树中,昆虫开始弦乐的合奏,黄莺和布谷鸟进行高低音二重唱。杜鹃花红遍山野,野蔷薇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雾流,雨降,夏日融融。莽莽原野,群马奔腾。又一场骤雨,撕破天幕的闪电,震撼大地的雷鸣。雨后初霁,彩虹飞架绿原。

^① 东山魁夷:《故土恋》。



花明(127.5cm × 97cm) 东山魁夷 1968年 纸本着色

蒨茎舒展，松虫草开花。高空湛蓝，飘过透体的白色薄纱。落叶松的深褐色中，跳出白桦林的柠檬黄，灰白的芒穗飘向远方。

灰云密布，雪花纷扬。皑皑的银色世界突现出松林的漆黑。雪泥上交错着鸟爪、兔迹。一阵朔风，松林打着寒颤，雪粉沙沙而下。

又是春天了，又见那根小草：下雪时，雪花从它的根部渐渐堆积，它傲然挺立，最后被埋于雪中；融雪时，草尖慢慢钻出，叶片弹掉雪粒，终于又呼吸到新年的空气。

画家感动于小草，钦佩这一“弱女子”逆命运的坚忍精神。草芥尚且如此，何况乎人！上述境界构成了东山的早期代表作《高原春夏秋冬四乐章》，在1940年第二回日本画院展览上获奖。

但，东山的作品还不像以后那样有深度。眼高手低，是优点，也是缺点。心仿佛已与自然融合，甚至不是表面观察，而是深入其理，遗憾的是仍不能将感觉温柔细腻地画出。仅仅是眼高手低吗？不，似乎还有另外更深层的原因。

战争，人类的罪恶，不仅毁灭人，而且摧残艺术。但只有体验过战争，才会更深切地感到生存、自然、艺术多么美好哇！

东山似乎忘记了战争，但战争并没有忘记他。

这时候，他甚至并不知道战争已接近尾声。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已相继覆灭，日军也从浩瀚的太平洋节节败退，盟军从亚洲大陆、太平洋上一层层缩小了对日本这一战争最后策源地的包围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战争已引向日本本土，美军的轰炸机在岛国的城市、港湾上绽开